

何祖國

臧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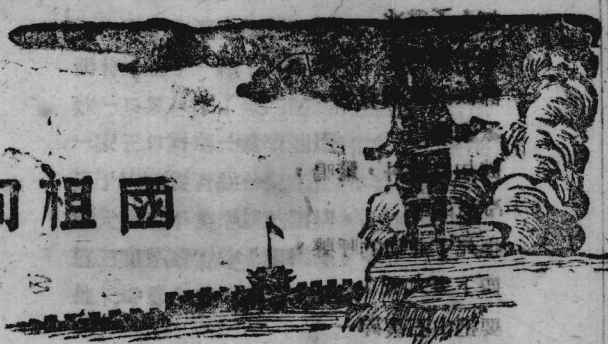


桂林 三戶圖書社 發行

目 錄

向祖國.....	1
從冬到春.....	47
敵.....	81
愛華神甫.....	105
爲抗戰而死真光榮.....	123
他打仗去了.....	137

向祖國



(一)

據搖著山巒

這十月天的勁風，

呼嘯的山林

散作了萬壑刀兵，

黑夜一手掩沒了天地，

三五個寒星像鬼的眼睛。

山村的狗子慣好虛驚，

用自己的聲音壯自己的胆，

細碎的脚步，渺茫的人影，

也會惹得它汪汪幾聲。

今夜的情形

可有點不同，

山徑上的人羣

攪成一股繩，

步子像踐葉上

打上了電冰

每一張口，
都被沉默嚴封。

家家柴門

被扣得發抖，驚鳴，

冷風的手

扼死了悲切的呼聲，

四下裏犬吠

要把山石裂碎——

像被號角鼓起的雄兵，

挺向頑敵作決死的衝鋒。(一)

彭守成走出了他們的茅屋，

提一支短槍垂兩縷紅纓，

對襟棉襖束一條大帶，

褪白了的布面黑影給染得烏青。

他明白，又是城裏「逃犯」的人羣，

一個消息把他們隔來了山中，

(也許是一陣謠言的風)，

投親奔友，

挨餓挨凍，

一句老話送給他個慰安：

「大亂住鄉，小亂住城」。

天天嚙着鬼子要打信陽城，

也天天聽到斷續的砲聲，

飛機倒是常從頭頂上過，

可是，並不會真的到過一個日本兵。

他心下正在這麼想着，
眼前滑過了一顆「掃帚星」，
歎一口氣反閉了柴門，
一家三口對着「菜油燈」，
妻子的頭髮青絲一撮，
燈光也逗不笑老娘的瞼睛，
這三間茅屋暫作了「桃源」，
他們守着今夜的寧靜。

(二)

彭守成，三十歲的一條苗漢，
三十年，困苦沒有放寬過他一天，
祖宗的一脈血，
流在他們的每一支血管，
正像他的名字所啓示給人的，
他，「守」着先人的純樸，馴服和良善，
可是先人并沒留給他什麼，
除了三間茅屋和壓在背上的生活重担，
他沉默，
沉默得像一座火山，
他頑強，
頑強的像石頭一樣，
給他劃定了一個天地，
都是在這裏流汗，生息，
一代一代從幾世祖先開始，

空著拳來，
握著拳鉗，
最後用了自己的屍體
去喂養生前耕種的田地。
這田地可並不屬他有，
這田地的主人叫王百萬，
「千頃牌」已經耕過兩次，
他是他的佃戶，
他是他的奴隸。

當春風吹開了滿山的花，
他搬動了用過幾代的犁耙，
到了秋風吹得陸地乾，
他的小倉廩居然也填飽了一個希望，
像他的眼睛飛不過山頭，
他的心會不慮青山那邊去得，
他的手寫不出自己的姓名和家鄉，
智慧拒開他
十萬八千丈。

他熟習的是那一條山路，
它引他到主人那邊去，
去給主人送款，送糧，
去替他守夜崗，
憑自己的生命
去保衛別人的生命，
憑自己使用的武器

別人的槍。

(三)

山村的夜，像往常，從無夢的穩睡中滑過。當晨光在天幕上放映出峯巒，一個霹靂震醒了每一隻耳朵：「願不是小一支太陽旗在信陽的城頭上飄起！它捲跑了多少人的安樂與幸福，它高標着殘暴與無恥，它飄着每個中國人的恥辱，做了血與仇恨的標誌。這消息不留一點餘地，再叫彭守成置疑，千萬個難民的急流，用抖顫的短語，用失了顏色的臉子，用父子不相顧的驚懼，給了他一個證實。「這裏離城還有五十里，深山中的鬼子是不得到的」事實進一步向他追迫。他懷着槍，懷着一颗忠誠的心，

在大難臨頭的時候，

。當地的

他去探望他的主人。

(三)

獨地人影，

像中秋城下的情形，

拉着孩子，牽着畜牲，

哭爹一聲，喊娘一聲，

心是石頭，

也崩裂發痛！

像沒有一個安全的地方，

叫身子暫停，

也沒有一定的方向，

任如飛的步子南北四塞，

公路兩邊尸身疊疊，

一地碧血在太陽下發紅，

有的大腿還在抽搐，

死屍堆裏透出了細弱的呼喚，

對着這慘景，不必說人，

就是天公也睜不開眼睛，

槍枝同人尸一樣，

不檢姿勢的七豎八橫，

槍同戰士一樣，

會肉搏又衝鋒，

刺刀上留着紅血，

刺刀上響着西風，

大砲從昨晚打到天明，

現在，他行走正迎着炮聲，

彈羣嘍嘍從頭頂飛過，

轟一聲，鐵片子向四面八方摔，

倒下去，爬起來，

他險了一條生命。

明明是一個鄉親迎面走來，

叫他十聲，十聲都不答應，（四）

倉惶裏認清了誰在喊他，

腳一停，眨了一下發僵的眼，

步子又開始倉惶的移動。

一顆忠心在胸中跳動，

冒着死跑到了主人的家中，

主人却已經不在這裏，

一片瓦房穿滿了炮彈的痛處。

他立在滿地碎瓦上，

悲傷又淒涼

屋上的砲眼爭著向他苦訴，

大裂着嘴一張又一張。

這時候，

許多陌生的想像

闖到了他最現實的心頭，

他想到主人的命運，

他想到每次來到門前

向他擺動尾巴的那條老黃狗。

他想到日本兵一到，

「百萬」家財不也變成了空？

他想到，炸彈砲彈，

也沒長着欺貧愛富的眼睛。
自己的靠山已經搖動，
他開始知道了害怕，
同時，也開始知道了恨和憎。

(四)

荒鷄張開了第一次口。
它呼喚太陽駕起他的金輪，
山村剛跳出夜的井筒，
抖顫在拂曉的槍砲聲中。
槍聲。稀又緊，遠又近，
槍聲是爆裂的每個人心，
像「二月天」幽谷起身的盤龍，
帶起來一串沉雷——
這大炮的響聲！
山哭了，
石頭是眼淚，
繞起山峯的白雲，
一齊作急忙的紛飛。
紅光一片又一片，
像秋後處處在「燒山」，
火光是一個個紅的標記，
那裏就是一個村子。
火，祇着山峯，
火，燒着灰暗，
火，嚼着莊村，

火要葬盡這世外桃源。彭守成立在自己的門外，立在黎明之前。他的心也覺得發冷，但，這與十月的冷風無關。他，一家三口離家去逃難，老婦抱着一隻花母雞——她心上的財產，門上了鎖。一隻小狗不跟着走，它替主人看家守在門前。他們躲進山坡的松林，直到正晌的陽光撒一地松針，火不再燒，砲聲已死，還才試探着走回家門。門，半閉半開，生鏽的鐵鎖碎了尸骸，守着一塊忠心的碧血，小狗睡去它不再醒來。恐懼現形在想像之中，真正恐懼來到了眼前，他推開了門，用大胆的手，三個日本兵上了眼對着眼，槍口對着胸，他們像是這裏的房主，

用武力拒開陌生的闖入！
那一張睡榻上，
縱橫著三個日本傷兵，
像三隻瘋狗滿身是血，
把一牀老棉被打在當胸，
地上是血綫，
被上是血點，
紅血
映進他冒火的雙眼！
三個日本兵
向他亂唧噥，
指指自身，
指指牀上，
最後指頭向門外一點，
把刺刀向下作刺殺的虛樣，
這意義彭守成完全弄得清，
雖然這套話他一句也聽不懂，
但可以作一次翻譯，
用人與人間那差不多的心靈。
不守成的小
送走了那三個日本兵，
用他的眼睛，
剩下的三個
在牀上半死半生，
彭守成在地上走來走去，
一把烈火燒在他胸中。
他想起了主人的家庭，

他想起了剛才的火紅，
他起了公路兩邊的那血跡，
他，他想起了許多事情。

(五)

從腰間摸出了那支短槍，
膨，膨，膨，

他槍斃了三個日本兵——
他槍斃了自己苟安的半生！
他要離去了，——

離去

還被風雨吹打爛了的茅草屋，

(他幾世祖先親手創造的)

離去

這山羣，山羣環抱着的砂土，

(他幾世祖先親手耕種過的)

在這臨去的片刻間，

這茅屋裏的每一件東西

向他投一個留戀：

倉囤鼓一個小圓肚，

梁上的犁耙在靜靜的睡眠，

供他安息的那張木牀，

它最知道他們的寒暖，

牆角上的蛛網

像他的別緒，

一絲一絲到處亂牽。

他硬的眼睛裏

擠出來兩滴清淚，

走出門來，

把一支火柴點上了茅簷。

(五)

沒有買馬

也沒有招兵，

也沒有號召民衆！

用裂破嗓子的呼聲，

武裝的民衆

像就下的流水，

自然匯注到桐柏山中。

家庭，

向他們閉死了溫暖的門，

縱然甘心流汗，

那大塊薰土也不再養育他們。

突過了砲火插成的生死綫，

推倒了困苦的堅壁萬千，

眼淚同歎息落到了渺茫裏，

掙脫了敵人的手，

每張背上打一個血的印子，

帶着打鳥的槍，

一支長矛披起紅纓，

最新式的「捷克」也有一一

大軍轉進撒下的火種，

再就是爲了保衛別人的財富

日夜不離手的小「波浪甯」

長短的衣服

正如長短的槍，

年紀的差別

也同槍一樣，

有些孩子還沒長全身量，

有的鬍子已三寸長，

不管衣服有多少花樣，

不管槍支有短有長，

不管年紀的大小，

體魄的弱強，

總歸一句話：

被壓迫的人們，

永遠頂着一個命運，

被壓迫的人們，

永遠站在一條線上。

沒有一個名稱

寫在布上作個旗幟，

三十九個抗日的無名英雄，

彭守成就是他們的司令。

沒有紀律，

連起他們的是一縷感情，

不缺乏義氣，

缺乏賞罰把功過彰明。

更說不上什麼官長與士兵。

鄰里鄉親彼此都是兄弟相稱，

坐馬砲，獨眼龍，

他們狎態的

亂喊着「鬼名」。(註二)

他們的行動

不一定跟着命令，

(一個觀念扎根在心胸，

打日本還要什麼命令？)

指示行動的

也許是一時的高興，

早晨，三個小夥子把槍上了肩

離開營寨走向青山，

活力老怕生命鏽鈍，

他們到處找敵人打着開心。

朝陽的紅光下剛見影子在晃動，

一轉眼

松林那邊送過來一片笑聲。

傍晚了，

不見回頭，

過午了，

還不見回頭，

黃昏護送他們歸來了，

沒見到人面

先聽到說笑。

黃昏殷勤招手

向着司令：

「沒缺一個吧，

請把人數點清」。

交下了人它便退後，
黑夜這才向人間探頭。
一進門，三個人
把六支大槍向地上——「頓」，
誰也不開口，
寒冷在臉上結着紅色的笑容。
「唔，原來槍也會『分生』」……
伙伴們向他們三條圍攏，
在這三條「俘虜」的身上，
紛紛的撫上了手，投上了眼睛。
「不圖它會『分生』，
誰還出去，天這麼冷」？
抱一團柴來，點上一支火，
用熾鹽的火紅
來慶祝出擊的成功。
二長舌的口
從來鎖不緊心裏的話，
「狗肚裏存不住葷油」，
大家都是這樣罵他，
今晚正是得意的時候，
興致最先打開了他的口：
「像獵人尋找兔子一樣，
一找就是一個半晌，
又飢又渴，剛要回頭，
覺得已經沒了指望；
三個『老日』，